

黎巴嫩

勇氣與智慧

信仰不是一種學問。
信仰是一種行為，它只被實踐的時候才有意義。

——羅曼·羅蘭





如果你不能說：「我是一個基督徒。」那信仰對你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被多次警告，在這個區域裡，最好遵照一定的指示做這、做那，當別人問你說：「你是不是基督徒？」因著多年來穆斯林對於所謂「基督徒」這個概念錯誤的認知（我們也很容易有這樣的刻板印象），我們不能說「我就是基督徒。」因為這可能代表的是侵略、道德淪喪、殖民帝國主義，和睡來睡去婚姻當兒戲，我們必須反問：「你指的意思是……」

然而，我們看到歷史的悲劇，都是這樣而來的，選擇「勇氣」的人，不一定用「智慧」的方式迂迴，而衝突則不可避免。2005年2月14日，當那輛汽車在距離我不到一里的建築物前炸死了黎巴嫩的前首相拉菲克·哈里里，我對勇氣與智慧有了不同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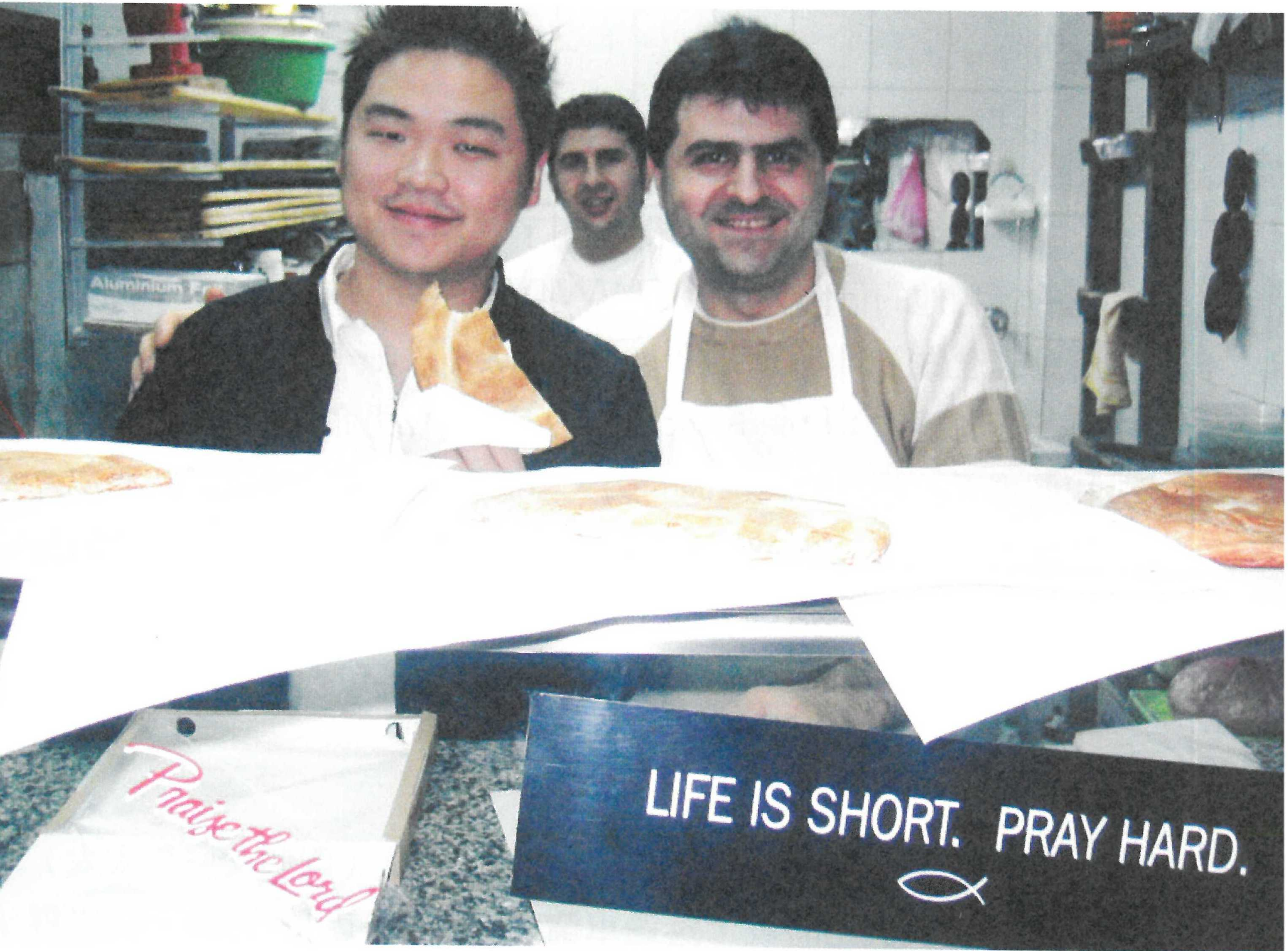
我們在貝魯特的兩個星期，認識了當地許多來自不同信仰背景、不同種族血緣背景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衝突和妥協中度過。

黎巴嫩人口約六百多萬人，內戰之前，曾是中東最富庶的國家，今天他們最重要的經濟骨幹仍然是銀行金融業。內戰時超過九十萬人移民，或逃難到其他的國家，也有許多人不是那麼幸運，十七萬人在這漫長的城市戰爭中死亡。

光貝魯特就有超過三百萬人集中在這個地區，可以說全國近 50% 人口住在首都附近。想像一下，一個城市，以一條主要的街道分成東邊和西邊，鄰居街頭交戰，政府無力控制局勢，引狼入室，敘利亞大軍揮進，同時以色列軍隊多次反攻擊，我隨便站立在一個城市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彈痕累累的牆垣。

然而，黎巴嫩人不放棄，結束內戰以來，他們發展出一種自己的生存模式。整個市中心煥然一新有如歐洲商業大城，街道擁擠繁忙，從清晨到夜晚生意不停。在這個官方語言是阿拉伯文、法文和英文通用的國家，2015 年 GDP 全球排名 82（四萬九千多百萬美元），但生活過的可以非常揮霍，從他們的國債比蘇俄還多就可見端倪。他們佔有許多天生的優勢，也讓他們特別以「黎巴嫩人」為榮。

當地人自己笑說，黎巴嫩人談生意也是看穿著、看鞋子的；黎巴嫩女人選擇男人是看車子的，我在這裡的兩個星期可以見證此話一點也不假。我幾乎每天西裝畢挺的，卻一點也不覺得太過。



她也是在阿拉伯國家中唯一擁有宗教自由的國家，伊斯蘭不是官方宣布的國教，甚至憲法規定總統（無實權）必須要是（名義）基督徒。根據 1932 年的調查，當時 53.7% 是基督徒，經歷過內戰之後，已經不到 35%（因為移民、戰爭受迫害，甚至死亡）但是，這些仍然留下來的人，他們的信仰和堅定的態度，讓我欽佩。

一位主內弟兄，在大街上開了一家薄餅店，上面貼滿了祝福的話和他的信仰宣言。「WWJD」（What would Jesus do? 耶穌會怎麼做）「1 cross+3 nails=4given」（一個十架，加上三個釘子等於饒恕）「Life is short. Pray hard」（生命短暫，用力禱告）我們那天不經意的經過他的店，和他攀談起來，成為了好朋友。他與我聊到多次與死亡擦身而過的經驗。我好奇他怎麼能如此勇敢的宣告他的信仰？你不恨你的仇敵嗎？他說，耶穌的死，已經為我贖了罪價。「我沒有敵人，只有鄰舍。」他溫柔的說，不帶著一分戾氣。

我今天回想起他的眼神，和他們一家人（兩個女兒和太太）開車離開我們的時候，透過車窗和我揮手道別的影像，只覺得心好沈重。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生死。

為了信仰，我們要付上什麼代價呢？

我們願意付上什麼代價呢？

（基督教論壇報，2008/5/17 刊出）



國度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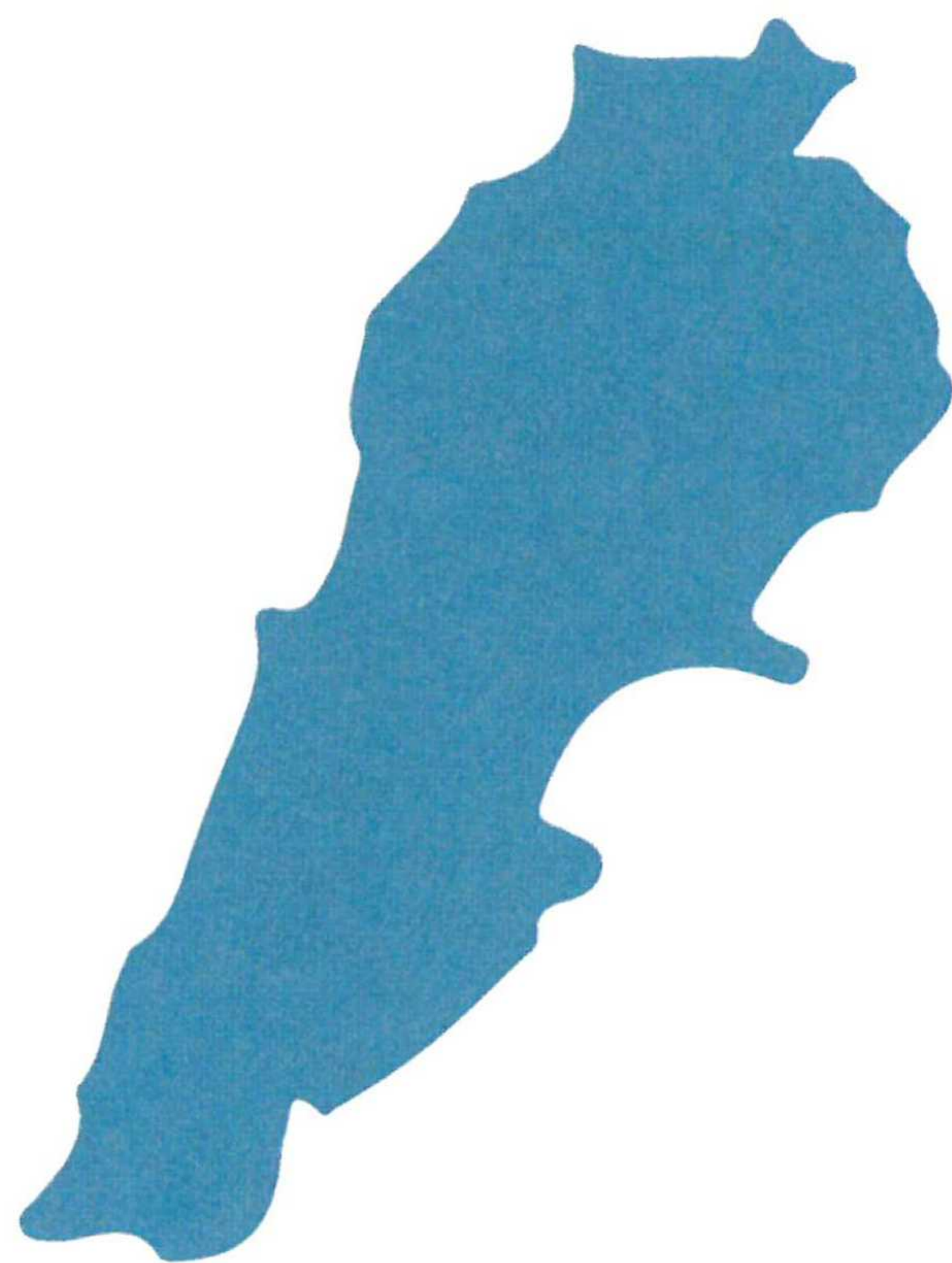
想想

一個城市，以一條主要的街道分成東邊和西邊，鄰居街頭交戰，政府無力控制局勢，隨便站立在一個城市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彈痕累累的牆垣。在這種狀況下怎麼幫助他們宣告信仰呢？

國家小檔案 黎巴嫩 Lebanon

信仰比例：基督徒 32% 非基督徒 68% **福音化程度：**88.3%
族群數量：23 (未得之民：8 基督化族群：11)
主要宗教：伊斯蘭教 **成長最快速宗教：**無信仰

官方語言：阿拉伯語 (法文與英文亦通用) **全部語言：**9 種
族群：黎巴嫩阿拉伯人 66.4%、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12.2%、德魯茲人 7.7%、亞美尼亞人 4.5%




莫三比克

燃燒在黑暗之處

我的生命之燭只能燃燒一次。
我寧願在那黑暗之處燒盡，也不要在那遍滿光亮之地。

I have but one candle of life to burn,
and I would rather burn it out in a land filled with darkness
than in a land flooded with light

——約翰·法康納（John Keith Falconer）



印象很深刻的一次佈道經驗，是在東非的莫三比克首都馬普托（Maputo）的監獄。莫三比克早在十六世紀初期，就開始被葡萄牙殖民，一直到 1975 年才正式獨立。

獨立之後，就好像許多非洲失敗國家依循的悲慘故事，經歷了左派政府的極權統治和更多的衝突，度過了另外幾十年的動亂。將近有五個世紀的葡式建築、文化和制度，幾乎都摧毀殆盡。留下來的，就是全國仍然通行的官方溝通語言——葡萄牙文。

受當地的牧者邀請，和一群福音船上的弟兄姊妹一起前往當地的監獄佈道。行前還特別有人與我們提醒一些背景和注意事項。其實首都除了街上多了像是肯德基這樣西方的連鎖餐廳之外，仍然是髒亂與失序，更不要說那間絕望的監獄了。

潮濕、悶熱，臭氣熏天，而且每個眼神都張大地盯著這群衣著整齊的外人，等著瞧會有什麼好戲。獄方把那些想「聽福音」的「慕道友」，帶到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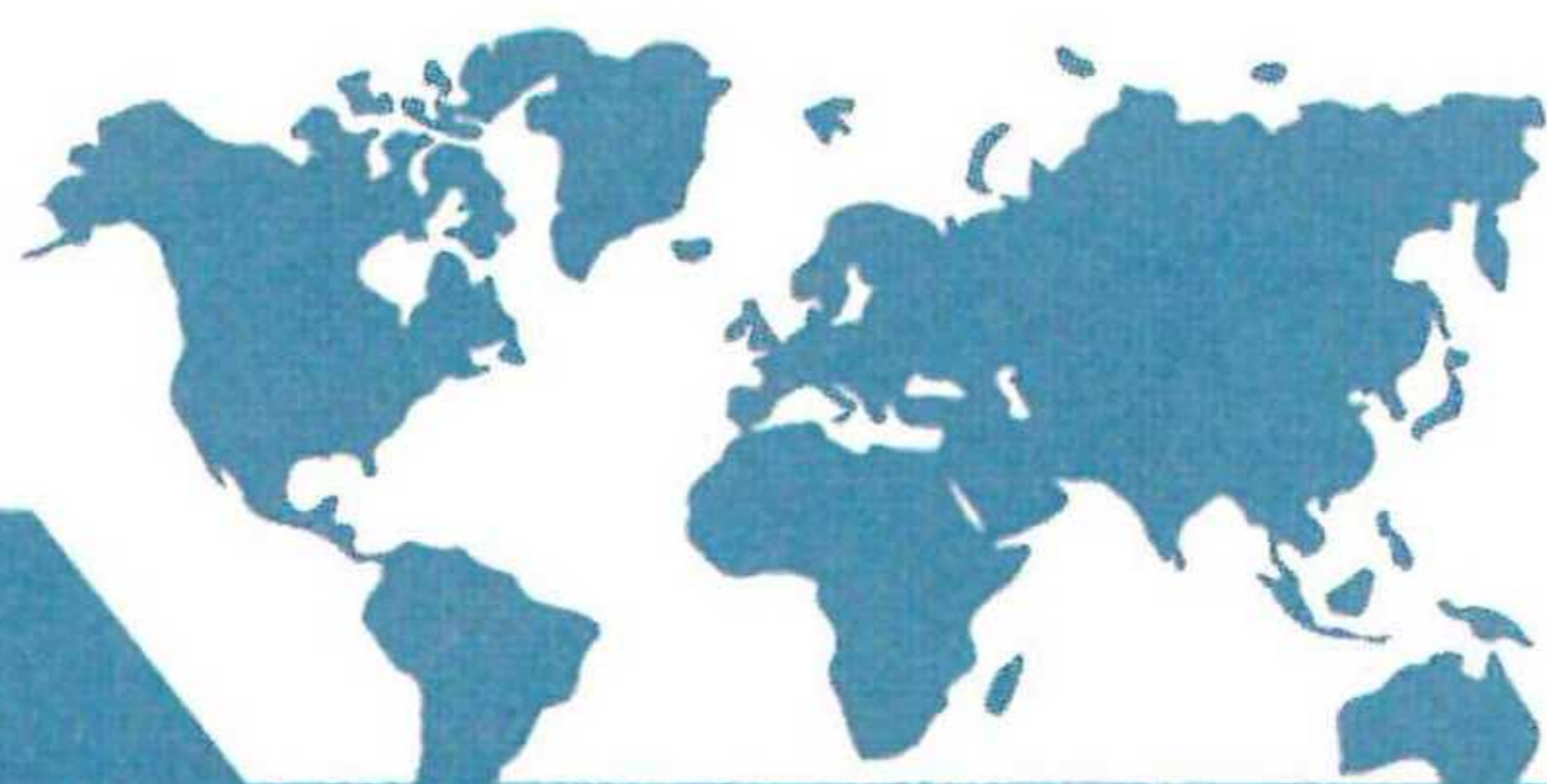
物旁邊一個搖搖欲墜的教室，來聽我們這群來自外面世界的人「分享」。

那天我是領隊要負責佈道主講，並且被要求一定要在結束的高潮呼召。還記得那天近正午，我穿著正式的西裝，揮汗如雨地用簡單的英文大聲傳講神的愛和赦免，一個原因是因為沒有麥克風，滿滿的屋簷下坐滿了人；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講的每一句話都還要再翻譯兩次，一次葡萄牙文，一次當地的方言，一搭一唱好不熱鬧，整個場景像是一場無止境的荒謬情境劇。

信息很單純，快結束的時候翻譯的牧師使了個眼神，要我趕快呼召。心虛的我暗想，這樣也行？我都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說了什麼還呼召！

沒想到擔心都是多餘，當我咕噥的說：「如果你願意將心門打開，迎接耶穌進來，請舉手。」心裡仍然想著，千萬不要勉強。等翻譯都說清楚、講明白之後，我才張開默禱祈求的雙眼。那滿屋子高舉的手，令所有在場的「外人」都不敢置信。是的，在場的每個人，包括帶路的獄警都在那一刻決志信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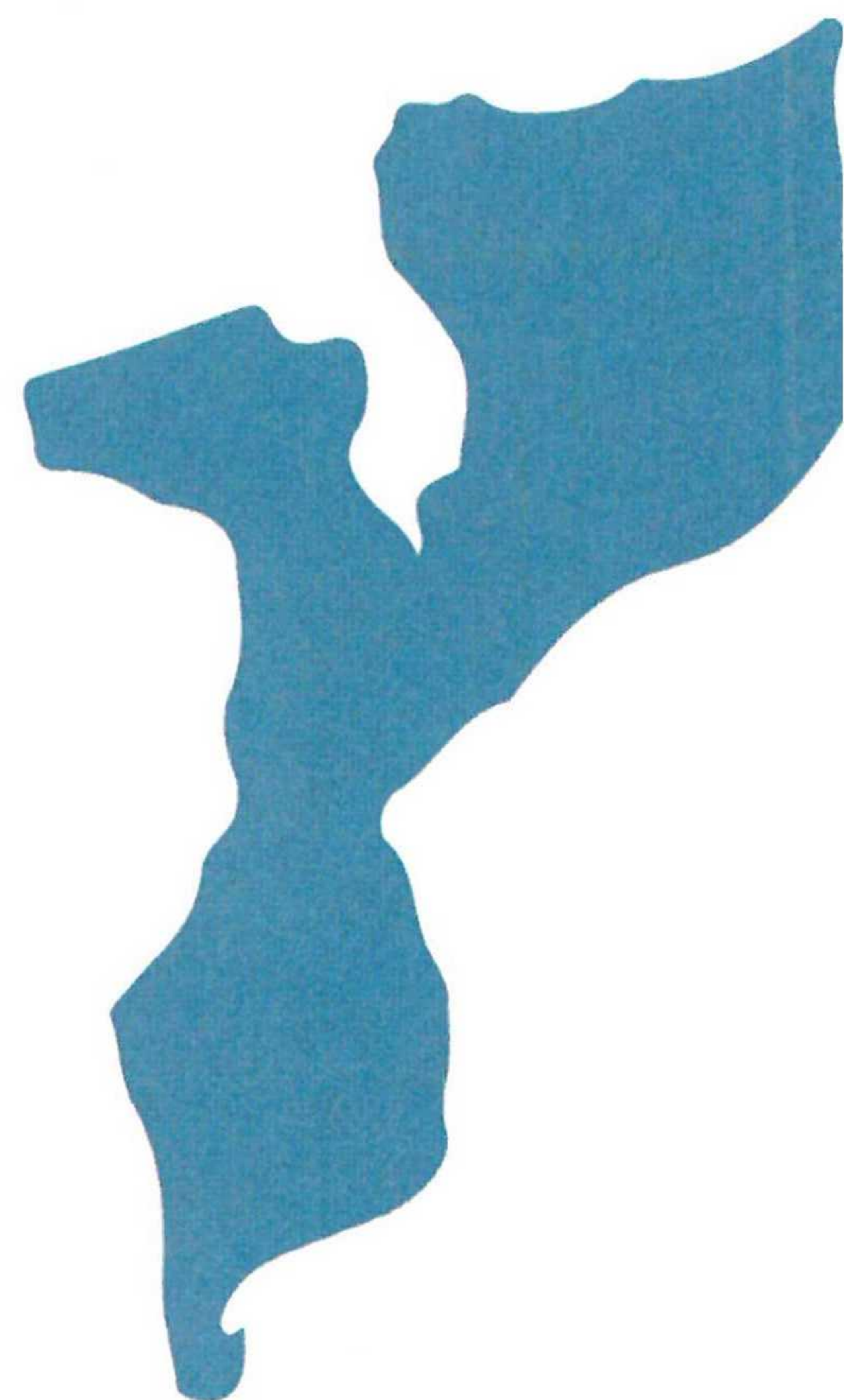
走出那酸臭絕望的監獄大門，福音隊的弟兄姊妹面面相覷，彷彿還在夢境神遊。但是上帝用這一個神奇的時刻，教了我們這些習慣倚靠「勢力才能」的人，寶貴的一課——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用最不合邏輯的方式，成就最不可思議的見證。



國度思維

想想

一個國家經歷極權統治和幾十年的動亂、衝突，將近有五個世紀的葡式建築、文化和制度，幾乎都摧毀殆盡。在殘存失去尊嚴的大環境下，更別說那令人絕望的監獄裡，我是否看見福音是神的大能，更跨出宣教的步伐，傳揚神給人的禧年與盼望？



國家小檔案 莫三比克 Mozambique

信仰比例：基督徒 46.5% 非基督徒 53.5% **福音化程度：**87%

族群數量：62 (未得之民：8 基督化族群：16)

主要宗教：基督教 **成長最快速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官方語言：葡萄牙語 (不到 30% 人口懂得) **全部語言：**53 種

族群：北班圖語族 63%、南班圖語族 19.1%、中央班圖語族 15.5%、葡萄牙裔麥士蒂索族群 1.6%